



Marjane Satrapi

Persepolis

我在伊朗长大

玛赞·莎塔碧 著 马爱农 左涛 译

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



Marjane Satrapi

Persepolis

我在伊朗长大

玛赞·莎塔碧 著 马爱农 左涛 译

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

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© 2010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中简体版权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所有。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在伊朗长大：合订本 / (伊朗) 莎塔碧著；马爱农，左涛译。
—北京：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2010.1
ISBN 978-7-108-03321-5

I. 我… II. ①莎…②马…③左… III. 漫画—作品集—伊朗—
现代 IV. J238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71277 号

责任编辑 樊燕华
装帧设计 罗 洪
出版发行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)
图 字 01-2009-4216
邮 编 100010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 2010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2010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开 本 635 毫米 × 965 毫米 1 / 16 印张 22
字 数 240 千字
印 数 0,001 - 8,000 册
定 价 39.00 元

序 言

公元前 2000 年，正当埃兰民族 (Elam nation) 在巴比伦 (Babylon) 之旁发展文明的时候，印度和欧洲的侵略者在辽阔的伊朗高原定居下来并为之命名。“伊朗”一词来源于“Aryana Vaejo”，意思是“雅利安人 (Aryans) 的发源地”。雅利安人是半游牧民，他们的后裔是米堤亚人 (Medes) 和波斯人 (Persians)。公元前七世纪，米堤亚人创建第一个伊朗国家，后被居鲁士大帝 (Cyrus the Great) 摧毁。公元前六世纪，居鲁士大帝建立了后来成为古代最伟大帝国之一的波斯帝国。伊朗以前被称为波斯 (Persia) ——她的希腊文名字，直到 1935 年，雷扎国王 (Reza Shah)，也就是最后一位伊朗国王的父亲，要求大家称这个国家为伊朗。

伊朗很富裕。由于她的财富及有利的地理位置，很容易成为攻击的对象。伊朗经常受外国势力的统治：亚历山大大帝 (Alexander the Great)、西边的阿拉伯邻国、土耳其和蒙古的征服者。

然而波斯语言和文化经受住了这些侵略。侵略者们被这种强有力的文化所同化，而且从某些方面来说，他们也成为了伊朗人。

20 世纪，伊朗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。雷扎国王决定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和西方化，与此同时，一种新的财源被发现了，那就是石油。随着石油而来的是新一轮侵略。西方国家，尤其是大不列颠，对伊朗经济施加了强大的影响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英国、苏联、美国要求雷扎国王跟他们联合起来对付德国。但雷扎国王同情德国，宣布伊朗为中立国。于是同盟国侵略并占领了伊朗。雷扎国王被流

放了，由他的儿子穆哈默德·雷扎·巴勒维（Mohammad Reza Pahlave）继承王位，他被简称为“沙”（Shah）。

1951年，伊朗首相穆哈默德·莫萨德克（Mohammed Mossadeq）使石油工业国有化。为了报复，大不列颠发动全面禁止伊朗的石油出口。1953年，美国中央情报局在英国情报机构的帮助下，组织了一场政变。莫萨德克被推翻了，早年逃往国外的伊朗国王重新回来执政。伊朗国王在位直到1979年，然后为逃避伊斯兰革命离开了伊朗。

从那以后，人们谈起这个伟大的文明古国，总是将她与原教旨主义、狂热主义和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。我作为一个在伊朗度过大半生的伊朗人，知道这个形象远非属实。正因为此，创作《Persepolis：我在伊朗长大》对我来说才这么重要。我认为，不应该根据少数几个极端分子的恶劣行为而对整个国家做出评判。我也不希望人们忘记那些为了捍卫自由而在狱中失去生命、在两伊战争中丧生、在各种暴政统治下遭受折磨、或被迫离开亲人和祖国的伊朗人。

人可以原谅，但绝不应该忘记。

玛赞·莎塔碧

2002年9月于巴黎

目 录

面纱 1

安息日 78

流落奥地利 167

回家 251

面 纱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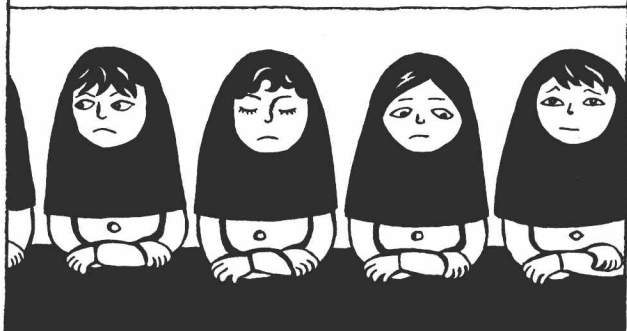


面纱

这是十岁时的我。时值 1980 年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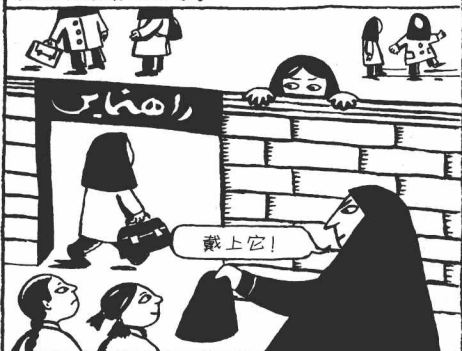
这是一张同班合影。我坐在左侧远端，所以你看不到我。从
左至右：高纳兹、马什德、奈温、明娜。



1979 年，爆发了一场革命。这场革命后来被
称做“伊斯兰革命”。



接着 1980 年到来：这一年在学校戴面纱
成了必须要做的事。



其实我们并不喜欢戴面纱，尤其是我们不明白为什么非得这么做。



而且还因为前一年，1979年，我们在是一所非宗教的法国学校里学习。



在那里男孩儿和女孩儿一起学习。



到了1980年，情况突变……

双语学校必须统统关闭。



它们是资本主义的象征。



颓废的象征。



我们发现自己戴着面纱，被迫和朋友们分开。



事情就是这样……



大街小巷到处都是拥护和反对戴面纱的示威。



在一次示威活动中，一位德国记者拍了我母亲的照片。



我真为她自豪。她的照片被登在欧洲的所有报纸上。



甚至伊朗的一份杂志上也登了她的照片。我母亲真是吓坏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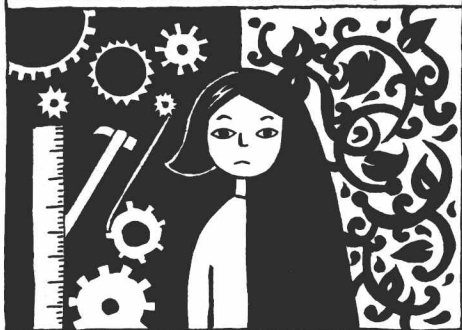
她把自己的头发染了。



并在很长时间里戴着墨镜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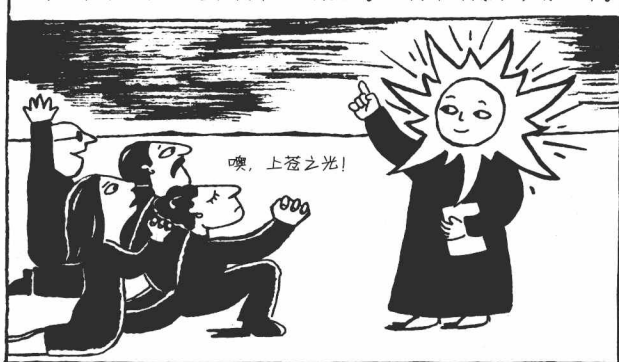
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看待面纱。从内心深处来讲，我对宗教十分虔诚，但作为一个家庭，我们生活得十分现代，思想非常前卫。



我一生下来就皈依了宗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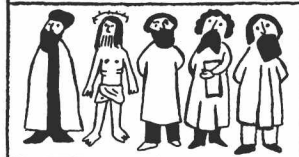


六岁时，我已经确信我是最后的先知。这离革命爆发没有几年。



噢，上苍之光！

在我之前曾有过几位先知。



我是最后的一个女人？先知。



我想成为一个先知……

因为我们的女仆不和我们同桌吃饭。



因为我父亲拥有一辆凯迪拉克。



最重要的是因为我外婆的膝盖总是疼。

过来，玛赞，扶我站起来。

别着急，过不了多久您就一点儿也不疼了！您看看吧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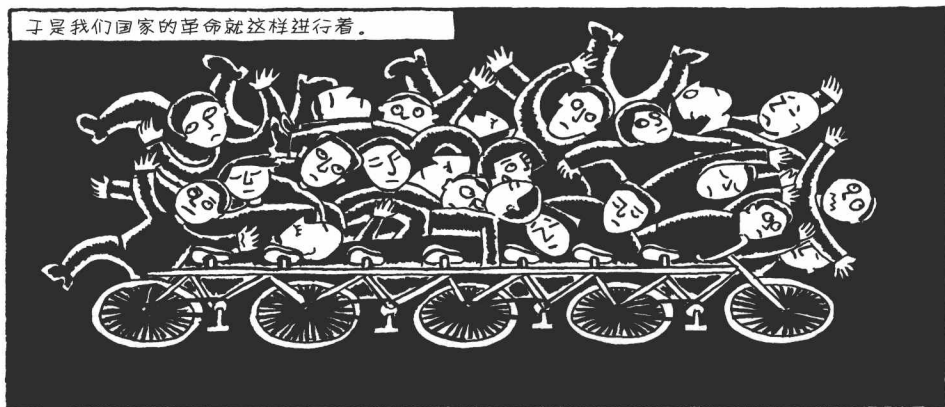








自行车



“经过 2500 年的漫漫长夜，革命终于唤醒了人民。”



正如我父亲说的，“2500 年的暴政和屈辱”。

首先是我们的皇帝的压迫。



然后是来自西方的阿拉伯入侵。



接着是来自东方的蒙古铁蹄。



最后是当代帝国主义的占领。

